

徽县文史资料1985年第一二期合刊总4期

目 录

张鸿德和他的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……李泽民等口述

一、张鸿德的身世

二、发难吴寨，三起三落

三、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的兴起与发展

四、出师不利，兵败泥阳

五、攻城失误，全军覆灭

六、张鸿德之死

七、张死后的“神团军”

张鸿德兵败泥阳见闻录……张崋铭

三上海龙山……武银口述

张鸿德被谋杀的缘由……高得胜口述

王明五“警卫团”散伙经过……牛 维 熙

徽县女子小学校史略……梁 岳

徽县《新修白水路记》……熊 国 锐

张鸿德和他的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

李泽民等人口述

郭克润、牛维熊搜集 刘超整理

一、张鸿德的身世

张鸿德（1886—1929）乳名改儿，徽县银杏乡金钩门人，汉族，弟兄二人。弟虎娃，农民。张四岁，其父见背，母马氏改嫁到伏镇王宝官处。张与其弟靠户族亲房相帮，抚养成人。

张自幼性格放荡，卤莽胆大。读书两载，因家贫而退学，离村流浪，广交朋友，常奔走于红帮三教九流之门，也曾出入于蔡家盐店，搬盐卖力。

其时，徽县人民正处在孔繁锦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之下，天灾兵祸，年复一年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张不忍目睹此状，遂离乡另谋生计。一九二〇年他在天水孔繁锦兰营长营里当什长（相当于班长）。不久，随营到吴寨执行围剿任务，趁机脱离兰营潜伏在吴寨一带。

二、发难吴寨、三起三落

张流落吴寨后，遂与当地赵帮彦、朱家训结拜弟兄，亲如手

足。不久，在吴寨三岔厅（县级行政机构）当兵，目睹该厅横政暴敛，日夜抓人，施刑捆打，非常气愤，遂伙同受害者从三岔厅劫枪三枝，潜伏在土黄山晋石寺庙里，与赵、朱勾结在一起，相机行事。

是时，土黄山有张钰、张举、张铭等一伙“硬丁”，习武练拳，仗剑作法，自称“刀枪不入”。张便同他们纽结在一起，为民抗粮抗税，活动于渭河南北一带。由于他们的行动得人心，入伙者日增。这些人有事集中，无事回家务农，也绑票索钱，但被绑的多为富户，遂得多数民众的拥护，进而控制凤阁岭、下五社等地时，张拥有二百余人，便决定攻打清水县城，途中，又觉势单力弱，折转回来。不久，为孔繁锦一个团所击溃，死伤数人。他们便窜回凤阁岭，因凤阁岭属陕西境界，地形险要，孔部未敢追击。

一九二六年，冯玉祥的张维玺部进占天水后，孔繁锦向徽县撤退，张以两个旅向徽县、成县和武都方向追击。孔部纷纷投降西北军。孔本人也逃到汉中投奔了吴新田。这时，张维玺派孟连长驻扎吴寨，任李教泽为三岔厅长。张鸿德也被收编招安。张到天水后被委任为营长，将他的兵丁百余人，十多支枪，编为四个连，仍驻防吴寨。张在此期间，通过朋友介绍同利桥一女子结婚，前来祝贺的达数百人。

一九二七年，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，张维玺师扩编为军。调张鸿德营离吴寨东行。张拒不服从，适张维玺派杨某到吴寨接替李教泽三岔厅长之职，也被李拒绝。杨便密告张、李勾结，图谋不轨。张维玺立即派出两个连由杨领路出击张鸿德。

十月十八日，张维玺部从三面将吴寨包围。拂晓发起攻击，张鸿德部虽奋勇抵抗，终因武器不足，官兵死伤惨重。最后，张仅带数人由东北方向突围逃出，其妻在土背山也遭冯军袭击。

张已知妻子和追随自己之弟兄惨遭杀害，出于农民的复仇意识，加之对冯军无所了解，仍潜伏在吴寨一带收容残部，重组人马，伺机与冯军背水一战。

三、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的兴起与发展

张在吴寨三起三落后，于一九二八年聚集数十人窜入徽县太白。适得两当太阳寺一伙土匪入伙，势又壮大。乃以曹头山杨过万家为寨穴，重整旗鼓。

曹头山位于天水、徽县、两当三县边界，地形险要，宜守易退。通道设有吊桥，道口安置梆子，过往人等听声为号，以应突然事件的发生。

同年七月，张自觉兵力有所充实，准备攻打县城，便亲率数骑到徽县城附近进行察看同时决定以海龙山为据点，继续扩张势力。

力。遂于九月初，他率领全部人马逶迤向海^龙山行进。第一夜驻伏镇北禅寺。当晚，张在拜见母亲马氏时表示：“决不扰乱伏镇”第二天移驻海龙山，张住在李时珍家里。四周要隘，设卡放哨。

在这期间，张一面调能工巧匠，盘炉打铁，制造长茅大刀，充实武器，一面招兵聚将，扩大组织。张以红带座堂大爷张显渠出面，四处奔走串联，招众入伙。又软硬兼施，要挟地方民团归顺。这样，闲天游勇，地方^表绅士，纷至沓来。驻扎在县城的袁九绪部。明知张鸿德扩大势力，亦无可奈何，终日龟缩在城里，不敢出^表。张趁机东移，以峡门为立足点，树旗建制。

峡门堡子与县城州主山遥遥相望，依山傍水，居高临下，利攻易守。

张移驻峡门后，号称：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揭杆树旗。提出的口号是：“打富济贫，横扫军阀，为民除害，保家卫国，替天行道。”一次，张在王沟对高得胜透露说：“冯玉祥的人驻徽县把百姓整的大厉害了。我想把他们赶走，让大家过^省轻省日子。”我来这里是神仙的安排。”他相信鬼神，把画符带在身上，声称枪打不入，刀砍不伤。司令部设在峡门堡子，张自任总司令。是时，他年过四旬，彪形大汉，体壮魁梧，留发，鼻毛异长，身着马褂，胸前栓贴护心铜镜，出入骑马，但轻易不与外人接^省。待人也很和气，只要顺从他就满意，否则，面孔一板就杀气腾腾。

司令部的组成大体是：孙海潮任参谋长；吴绍珍任县长，掌理文案；张显耀、刘^成后有为副官；还设有卡房、票房，分别掌管放哨警戒和关押用刑事宜。来往应酬多由孙文秀、赵怀保出面。同各驻防联络多派樊生荣进行传达。白连长任护卫。

这时，号称神兵两千，编为九个营。营长有郭应东、孙文秀、赵怀保、铁建邦、吴绍珍、马全德、刘志银、樊生荣、孙思锐。这些营长多数是民团的团总。张对团总采取：凡顺从入伙者均委任为营长，以利统辖各地。孙文秀系长峪团总，委任营长驻刘山控制长峪和榆浙地区，赵怀保系漫水铺团总，委任营长驻海龙，掌握上下漫水、石柱、宏化等地区，刘志银、樊生荣为峡口铺正副团总，委以正副营长驻中川寺，以控制东育铺等地。入伙者有红帮头子、地方民团、壮士，成分比较复杂，但多数兵丁是被称为“白日玩”“黑犂子”“溜答鬼”的散兵游勇和贫苦农民。

在解决粮饷上，其主要来源是：“拉票子”，也叫绑票。被拉着多为富户。绑票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用人。赵怀保、刘志银是民团团总，被动员上山不从，张便派人将其子绑上刘山扣押。经过商谈，赵、刘情愿入伙，遂将其子送回。刘子愿留，被张收为“拜儿子”。绑票抓人也有严格纪律。凡绑票须经统一确定，奉令行动，否则按违令犯纪惩罚。因私自抢劫，违法索物被处决者有二人。

由于他们的口号是“打富济贫，横扫军阀”，逐步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，不久便控制了半个县的地盘。

四、出师不利 兵败泥阳

张鸿德驻扎海龙山时，当他控制伏镇、栗川、银杏等地后，唯独泥阳民团分庭抗礼，拒不入伙。农历八月，张亲率二百兵骑出师泥阳。不料泥阳民团早已组织群众进行防备，他们一到就被民团发现。待其越过泥阳河，民团部署的土枪、土炮一齐鸣放，张部遭到阻击，只得后退。旋即发觉对方弹尽药绝，遂朝天开枪侦察虚实。群众听到枪响四散奔逃。民团亦转移杜家堡子，占了制高点。张便乘虚而入，至泥阳镇、曹渡、社坪、寺坝里等村镇巷尾，未入民室。不料，张部两个兵丁被藏在屋里的群众砍死。继而，他们发现有人潜伏在家里，但未进屋搜查，遇有从屋内出来的都被当作暗探或图谋不轨者杀了。被杀者有钟有成、三六九赵沙锅、郝明娃和李家娃五人。

由于民团占了制高点，不断开枪射击，张部难以攻上杜家堡子，遂转到文家庄。这时，成县警备队派了四十余人登上大堡子梁，进行夹击，张不知详情，立即令其所属人马夺原路鼠窜而逃。

撤退时，张部为了报复，烧毁麦草垛子四个，民房一座，还挟走民众王二一和李芳秀。

五、攻城失败、全军覆灭

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（农历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），张部控制海龙山、刘山、太白、漫水、栗川、宏化、长峪、银杏、榆树等地区后，便决定攻打县城。这时，县团总高绥已调集四乡民团入城防卫。张维玺应县长邓汝和之求援，派一一七团团长王志远率一个营的兵力，从白水江入境，经姚家坪入观沟就地隐蔽。傍晚王志远和随从不足十人潜入城内，同袁九绪、邓汝和密议，决定诱张入城而捕擒之。张鸿德对邓、王这一部署，一无所知。虽派人入城侦探，毫无觉察到冯军之“兵贵神速”这一动态，便贸然决定夜晚三更攻城。令刘山、冻垅所驻营部在庆寿集结，待后出发。临行时并规定：“每户出一人，每人一灯，随军攻城。”

是夜三更，张率二千余众，攻打县城。时，城防如旧，四门紧闭。袁九绪的兵力按计划隐蔽，注目以待。张不知是计，竭力搭梯攀城。等到他们攻开城门，天已拂晓，隐蔽在观沟的王志远部枪声骤起，突然出击。城内防军，一听王部枪响，立即参战。顿时，城内城外，乱成一片。张部始知中计上当，只得朝北败退。但王部不肯善罢甘休，尾随追击。张部被迫得溃不成军，四山乱窜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张夺路而逃，入庆寿到了王沟，才甩脱追兵，潜伏在壕坎下休息。同行的仅有护卫白连长和他的“拜儿子”。

六、张鸿德之死

王沟绅士王怀林，深得邓汝和县长的赏识。张得势时，出手无奈。表面服从，实为貌合神离。如今见张攻城失败，为邀功请赏。复得邓信赖，发现张后，他一面指使高德胜出面招呼，将张及其护卫请进高勤学家安歇，一面唆使李五儿、朱世长、朱东儿、疙瘩、高生华、石喜才、王玉林、高福等人按计行动。张不知有诈，只顾吸大烟解闷。两名护卫持枪在外警戒。张因一路劳累过度，霎时朦胧入睡。王趁机指使李五儿将白连长一斧头砍倒，接着叫高生华窜进房去对准张照头一砖头将张打晕。朱家兄弟一齐动手，将张、白和他的“拜儿子”一同绑了。押送县城请赏。路过张坪，又被张志学一榔头将张打伤。张走不动了，被他们用梯子抬着解入县城。不久，邓汝和处决了张，取其首级悬挂在西城门，旋又将其首级悬挂于银杏文昌宫前的大槐树上示众。是夜被张氏户族多人用假头把张首级换了。悬首数十日，原来是一个假头。

张死后，银杏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两首歌谣：

“张鸿德，死得苦，老鸦麻雀咕咕咕。”

“遇上青天好司令，张鸿德领了一班子老百姓，

要轻省，攻县城……”

七、张死后的“神团军”

张鸿德被处决后，邓汝和立即纠集地方绅士建立清乡机构。

紳士刘承祖是邓的族姑弟兄，负责全县清乡工作。各区由区长负责清查。他们打着清乡的幌子，大量榨取民脂民膏，以饱私囊。民众受其害者，不计其数。

在神团军内部，自张死后，逐起内江。张自任总司令，并无多少财产。死后只留下一包衣物之类寄存农民家中，遂引起内部你争我夺，自相残杀。张驻海龙山时，曾取蔡家盐店蔡清民之妹四十儿为妻。张被捕后，其妻头裹黑纱，披白上马意欲下山拼死。不料遭到同伙阻拦，终被一头目砍伤，负于马背，连夜逃奔，渺无踪迹。

注释：

1. 吴寨，地名，在天水县境内，渭河临其下，北连清水、宝鸡、两当、徽县，地形险要。相传南宋抗金名将吴玠曾扎寨此地，故名吴寨。

2. 三岔厅为清代所置县级的行政机构。清代实行省、道、府、县（徽州、厅同县级）四级行政制。民初改为三岔所，今为天水县吴寨乡。

3. 民团指旧社会地主豪绅组织的用来压迫人民的反动地方武装。

4. “白日玩”、“黑辈子”、“溜答鬼”，徽县方言，旧社会没有土地无以为业的农民。

5. “拜儿子”，徽县方言，即“干儿子”。

张鸿德兵败泥阳见闻录

张敬铭

我是泥阳镇人。一九二八年我在县城上学，听说张鸿德聚众盘据海凤山，不敢回家。不久，张和他的“神团军”被产除后，我一回到泥阳就听我父亲和镇上人讲起张鸿德兵败泥阳的事来。因为讲的人多，事情闹的大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现将所见所闻简述如下。

这年农历八月初二，张率二百余人，打着“顺天神团治国军”的一面旗帜进犯泥阳。他为啥兴师骚扰泥阳？因为他盘据海龙山后，峡门、银杏、伏镇、栗川、红渠等乡镇都归他管辖了，唯独泥阳与他对峙，为了征服遂冒然发兵进犯。

天色未明，张和他的同伙就从伏镇到泥阳东面山上，企图占领肖坡包围泥阳镇，要挟民团。不料，民团早有防备，日夜派人守夜巡视。张到门口，天已拂晓，不意被守夜人员发现。当他们越过泥阳河向肖坡行进时，民团集结全庄壮丁用土炮土枪进行阻击。一时枪声、炮声大作。激战半小时后，张部撤退。恰在这时聚集在肖坡的群众有人高声叫喊：“不要打了，我们没弹药了！”秘密一泄就被对方知道了。聚集在肖坡柳树下的群众焦急不安。忽然一声枪响，柳枝被对方打断了一根，群众哗然，四散逃跑。

民团见群众跑散了，教练崔良巨一声令下，也带着团丁登上杜家堡子，占了制高点。张及其同伙趁虚而入，到了肖坡、泥阳镇、杜坪和寺坝里。但都在大街小巷里没有进屋，也没抢劫，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。其时，群众有没来得及跑出的藏在家里，有的人胆大从家里悄悄地走出来，用刀砍死“神团军”兵丁的就有二人其中一名就是我父亲砍死的。凡藏在家里的民众，只要不出来就平安无事。但凡走出来的就会被他们当做探子、谋杀者或其他嫌疑被杀害。这样被他们用刀砍死的肖坡群众有钟有成、三六九、赵砂锅。文家庄有郝民娃和寺坝里的李家娃五人。

由于杜家堡子民团不断向他们开枪射击，张鸿德一伙只得退到文家庄。

当他们到了泥阳时，成县东大寨民团团总马安国闻讯，跃上马急告成县警备队。他们立即派了四十余人登上大堡子梁上开了枪。枪声一响，张一伙不知来了多少人马，立即卷旗鸣号，夺路面逃。

张一伙撤退时，烧了肖坡庄麦垛四个。在烧麦垛时又将麦草放在张著家房下，他们一走，张著家的一座房也就被烧了。撤退时还绑走王二一和李芳秀二人。

王、李二人被绑到海龙山后，不久李被放回。我问过李芳秀：“他们怎么把你放回来了？”李说：“经过审问，他们说我是贫

苦百姓，穷人，就把我放了。”我又向她打听王二一的下落，她也不知道。后来，我才听说王被浇死在海龙山。他们为何烧死王？据我看来，王是开店的，穷的又好，还吸大烟。他们大概把他当有钱人看待。

三 上 海 龙 山

武银 口述 郭克洞走访整理

一九二八年，张鸿德在海龙山安营扎寨后，宏化庄里李三第几家上户人家非常恐慌，想巴结张，便买了十只鸡派人送上山给张送情。庄里人害怕没人敢去。李德仓是铁匠，胆大，便叫我和李一同去。

我和李刚走到垭合就被哨兵挡住了。我说明来意后，就被接到海龙山的下房里，还叫我吸烟，很客气。我问他们还要啥东西不要？他们说要些香烟和腊猪肉。

我第二次给他们送东西时，张鸿德接待了我，见面很客气，招呼我吃饭喝茶。饭饱茶足后，还派人送我下山。

我第三次上海龙，是李世堂放拉了票子。李家很着急。当天就凑了三十个银元托我送上山。当天李世堂就被放回来了。

张鸿德被谋杀的缘由

高得胜口述 郭克润走访整理

张鸿德一伙是一九二八年八月间到达海龙山的。开始我还以为是哪里来了一股土匪，大伙都害怕，不敢接触。后来大伙一打听，知道是他，跟他的人也就渐渐多起来了。

攻城失败后，他逃到王家沟被害，我也参与了。但他被谋杀是王怀林一手操纵的。王为啥要谋杀张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、王怀林是绅士，又和邓汝和县长往来亲密。邓县长经常夸奖他，说他能干。第二，攻城之前，张鸿德派人烧了他的房。因此，他怀恨在心。

张鸿德被绑时，高声叫喊“舅爸，舅爸！”不知是叫谁？我至今还没搞清楚。

王明五“警卫团”的散伙经过

牛 维 熙

一九四八年夏，胡宗南部队在陕北失败后，我从他的第一旅连长任内偷跑回家。第二年秋，王明五在徽县成立警卫团，我被拉了进去。警卫团从聚众到散伙，只有三个月时间。现就我耳闻目睹的经过情况，作以概述。事隔三十多年，遗漏和不足之处，希望知情者纠正和补充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天水、兰州相继解放，国民党第四区天水专员公署逃迁徽县，驻于城内东街文庙（今县人民政府址），每日例行公文，凑合局面。专员兼区警备司令高增级一到徽县，就迫不及待地纠集王明五（区警备副司令）组成“警卫团”作垂死挣扎。为了迷惑人心，又以“红帮”“兴华山”名义，高、王二人分任正、副山主，并派老红帮头目李仕杰出面，在我县城关、伏镇、泥阳、江洛、永宁等地，以江湖义气为幌子，摆设香堂，举行帮会仪式——栽香，发誓、叩头……；按照帮会中的条规，排辈列序，称兄道弟，为王明五成立“天水第四区警备司令部警卫团”，网罗人马，大造舆论。

农历九月初六日，警卫团在城关先农村小学成立。专署派员检阅点兵，并当众宣布：王明五为团长，陈庭杰为副团长，吴建